

中国教育传统与变革丛书

主编 周洪宇

道家

教育的现代诠释

杨后亮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的传统与变革丛书

主编 周洪宇

道家

教育的现代诠释

后亮 著

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家教育的现代诠释/杨启亮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中国教育的传统与变革丛书)

ISBN 7—5351—1897—6

I. 道… I. 杨… III. 道教-教育-研究 N. G4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9818 号

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电话:5830435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邮编:441021 襄樊胜丰路 45 号

开本: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8.75 印张

版次: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6 千字

印数:1—2. 500

ISBN 7—5351—1897—6/G · 1542

定价:12.5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丛 书 名: 中国教育的传统与变革丛书

顾 问: 张 健 顾明远 章开沅

主 编: 周洪宇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海峰 杨启亮 陈雅峰

周洪宇 徐 梓

策 划: 冯芳华 陈雅峰

责任编辑: 陈雅峰

组 稿: 陈雅峰

封面设计: 汪尚麟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潜隐的道家教育思想	1
一、 潜隐的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3
二、 道家教育有与无的辨析	4
三、 道家教育的“非理性”的启示	7
四、 道家教育传统与现时代	14
第二章 道家思想的渊源与流变	21
一、 中国文化觉醒中的道家思想	21
二、 道家思想的渊源与流变	31
第三章 道家思想中的“道”与教育目的论	47
一、 道家思想的最高范畴：“道”	50
二、 “道”与道家的教育目的论	58
第四章 道家思想中的“自然”与教育知识观	78
一、 道家的基本精神之一：“自然”	78
二、 道家自然主义的教育知识观	87
第五章 道家思想的“无为”与教育中的伦理观	104
一、 道家的基本精神之一：“无为”	104
二、 道家“无为”论与教育中的伦理观	107

第六章 道家教育的过程论与方法论思想	132
一、“否定教育论”与自然主义教育论	132
二、道家的人格修养过程观	140
三、道家的认识过程观	147
四、道家教育的方法论思想	159
第七章 自然养生:道家体育思想辨析	168
一、中国传统体育思想精华	168
二、自然养生体育的特征与方法	177
三、自然养生体育传统的现代意义	196
第八章 大智若愚:道家智育思想辨析	203
一、自然超越的智育思想	203
二、道家智育的特征与方法	209
三、道家智育传统的现代意义	222
第九章 上德若谷:道家德育思想辨析	227
一、主阴贵柔的德育思想	228
二、道家德育的特征与方法	233
三、道家德育传统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241
第十章 大音希声:道家美育思想辨析	254
一、体验自然的美育思想	254
二、道家美育的特征与方法	259
三、道家美育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264
主要参考文献	273
后 记	276

第一章 引 论：潜隐的道家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道家思想，是个丰博而精深的研究领域，道家哲学，尤为中外哲人所推重。但是，道家教育思想的研究却寥若晨星，偶见论及，则又误解多于正解。有些教育编年史论，只论显学而不论隐学，就说道家没有教育思想。

其实，有无之辨正是道家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那么，不正可以由道家哲学思想着眼来研究道家教育吗？道家主张有生于无，道家教育研究就正可以无中生有地拓展开来。

诚然，举凡教育或教学问题，道家的主张几乎都与常论殊异，道家教育与人们心目中业已形成的教育图式多有冲突。譬如，道家崇尚自然生成之道，主张为无为、事无事，道家还主张绝圣、弃智、绝学、守愚、上德不德、大音希声、行不言之教、重无书之惠，这都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相冲突，或者说就是“非教育”或“反教育”的。

但是，如果我们超越先验的、意念约束下形成的教育图式，换个公正的客观视角来审度道家的这些观点，就未尝不可以认为，道家所非、所反的教育只不过是已经形成了先验图式的教育。换

句话说,道家只不过是运用高反差的语言形式,试图超越人们先验图式的认识局限性而已。道家的“无”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有”。

沿着有生于无的思路来理解,我们可以假设:道家守愚、若愚思想的深层次里或许正是其生命的大智慧;道家守常、若拙的思想深层或许正是其生命的大创造;道家守柔、若弱的思想深层或许蕴涵着其内在生命的大刚强。就此而论,大音希声正是道家与儒家迥异的美育思想的高度概括,上德不德则是道家与儒家不同的德育思想的精辟总结。

其实,道家有生于无的“道”表明的是种潜实在观,道家代替构成论的生成论表明的是种生的哲学方法论。所以,以无为作条件和途径,最终达到无不为的超越境界,才是道家精神的真谛。细论起来,道家的境界观与儒家的境界观虽然具有层次上的隔离,但无不为与孔子所论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修养境界却并非毫无相通,这样,它们的区别甚至也可以概括为“殊途同归”。

“殊途”的教育意义,实际上是儒显道隐。道家教育以隐而不显、潜而不露为根本特色,它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潜教育或隐蔽教育的集大成的思想体系。诚然,潜在或隐蔽的本质只能是有,绝非是无,这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从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互补功能来看,在宏观的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大格局中,道家教育可以说是负载着华夏教育文明的一半传统。它并不以人们是否觉悟到它的存在而存在,与诸家显学并存于世,同样是渊源几千年,同样是绵亘不绝地生成、拓展、流变,只不过是“无为”地依循着自然之道的走势和流向而已。

作为本书的引论,我们希望能就道家教育的一些基础问题作一简要梳理,以对这个似乎是无中生有的课题作些铺垫。

一 潜隐的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牟钟鉴《道家学说与流派述要》^①一文并没直接论述道家教育,却提出了启示我们弄清道家教育特征的重要见解。该文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化动态体系中,思想的主动脉是由儒、佛、道三家构成,这三家思想既相斥又相融,决定着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本特质。它们中间源于后起的外来宗教的佛学虽然也是广大精微、影响巨大,但其影响的渗透性和普遍性似不及儒道两家。而儒道两家是中国本土固有的源远流长的学派,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灵魂。

“儒道两家相比,儒显道隐,故在场面上道家远不如儒家有名气,但这并不表示道家不重要,只不过它影响社会的方式与儒家不同,多是潜移默化式的,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这里的“儒显道隐”、“潜移默化”,言中了道家教育的潜隐特征,作为一种思想流派、一家名声不弱的私学,影响社会的方式是必定与它的教育结缘的。从文化形式来看,道家的确不像儒家那样显赫入世,而是与现实保持着一种隔离态势。道家哲学在多数历史时期都未曾跻身官方哲学,道家文献典籍也被排斥于正式课程之外,它是以在野状态徘徊于世的。因此,它至少在客观的外显的层面,不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主流,而是隐性的隐士文化并具有浪漫派风格。儒强而道弱,儒热而道冷,儒有而道“无”,这些现象的深化层面却实在是儒显而道隐。

儒道显隐之别,在实质上却是“儒道对峙,难分轩輊。”牟钟鉴认为,与其说传统政治是阳儒阴法,不如说中国传统思想是“阳儒

^① 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第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阴道，外儒内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显然，这种解释超越了只限于显性文化的互补交融关系理解的浅层次，达到了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之间互补交融关系理解的深层次，这无疑是拓展出了真正的潜隐文化层面，就教育而言，这已经提出了中国潜隐的传统教育思想，也即是道家教育思想的基础判断。

诚然，这种基础判断的着眼点是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互补，或者说是儒家显性教育与道家隐性教育的互补，这种互补所支持的是显性教育目标，这就疏误了道家教育的批判性和激进特征，留给我们一个有待再深化探究的课题。但是，互补机制和道家隐性教育的揭示已经是种重大推进了，它已经大有益于我们弄清楚中国传统精神的双重性和双向性的内在原因。它昭示出：潜稳的道家文化的互补功能，或潜隐的道家教育的互补影响，创造了中国传统精神的另一重蕴涵或另一种倾向。

这种倾向或蕴涵在于：中国人具有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不断地开辟出新的精神领域；中国人有富于弹性的生命力，能超越功利得失、坦荡脱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驾驭生活；中国精神中具有深沉从容、豁达大度、坚韧不拔的优良传统；中国精神中还具有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处危难而坦然的超越性人格风范。这既非儒家教育的创造，也不是法家政治的结果，而与道家潜隐教育有着很深的渊源。

二 道家教育有与无的辨析

道家教育的有与无的判断，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关于先验的教育图式约束了人们的思路的问题。实际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在广义社会学或早期哲学的综合范畴之中，教育思想只是渗透其中的一些思想萌芽，还不具有成体系的科学

或学科特征。有教育或无教育，这类判断是在儒学成为主流文化以后才出现的，这样在其后的发展中延续下来的评价就都有了主观选择的性质。人们下意识地以儒家主流、显学的教育作为准绳或参照系，导致了非儒即无的判断模式。道家思想往往与儒家逆反，所以就被评价为“无”。墨子非儒虽然幸免被评价为无教育思想，但墨子著非乐篇批判儒家美育却常常被误认为是“反对美育”，法家焚书坑儒就直接被评价为基本上没有教育思想，尽管法家明白地主张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不焚农、医之书，重视律法、书法等教育也无济于事。所以是先验的儒家教育图式约束了人们的思路。这导致了中国教育思想史仿佛就是儒家教育思想史，中国教育传统仿佛就是儒家教育传统的绝对化判断，道家教育及其传统就在这种判断底下被吞噬了或疏误了。

其二，关于道家高反差的语言形式被误解为实在、针对性选择被误解为绝对性确定的问题。这可以作出以下几点辨析：

人们用来判断道家无教育的根据，如无、弃、绝、愚等语言符号，其实在意义恰恰正是道家教育的载体。道家文献和典籍传承延续存在至今的事实，不应当以文献和典籍中说是论非的观点作为其有或无的判断条件，存在的事实本身只能是有。以“道可道非常道”开篇的老子道德五千言，不论是否是“常道”，毕竟是可道之道，是道家的不爭之爭，不鳴之鳴，是论无之有的极好的证明，这可以说正是道家的延用两千年的经典课程的经典教材。而道家所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本身既是事，也是教，又是言，是论述无为思想的有为，是表明不用教材不用言传的教育思想的教材和言传。如果真正是道家没有教育思想，无言、无书、无教育，我们岂不是连研究道家教育的任何凭借也寻不到了吗？

道家在战国中期的百家争鸣文化环境中，曾是立学设教的诸子私学中产生较大影响的四大家之一，它在私学兴盛中的地位是客观的。如果我们不只是从道家文献所记载的雅文化范畴来论有

无,而是从道家立学设教、传承延续、千年不绝的教育实践文化的角度来判断,那么,没有理由否认道家有教育、有课程、有教材的事实。只是潜隐教育比不得显性教育那般辉煌,批判的教育比不得捧场的教育那般受器重,守愚、若拙、柔弱、浪漫、似颓废的教育比不得争功名求通达的教育那般显赫而已。实际上,道家教育从目标到课程到教材到方法,只是以过激的形式表明弃绝如儒墨家社会化人本文化范畴的那些已被歪曲、扭曲了的知智、利巧、仁德、礼乐等教育的内容和教材,也弃绝构成论范畴的授受、传承的教育方法,代之以它独特抉择的超越性的内容和生成论范畴的教育方法。否则,盛名之下的道家私学岂不是成了不可思议的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吗?

另外,在以儒学为主流或主导的兼容道、释、墨、法诸家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合系统中,道家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是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子系统,它潜移默化地浸润渗透于复合系统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份有机的内涵构成,这是我们本体文化内部的涵化交流互斥互补的文化功能的必然。可以认为诸子诸家教育中都必然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隐蕴着道家精神,即使不论道家的批判精神或类似“再概念化”学派的积极的隐蔽课程思想,作为补充或参照的道家潜隐形态的教育也依然是有而不是无。用现代术语来说,这层意思就是道家的潜教育、隐蔽课程渗透于诸子百家的显性教育和显性课程之中。

其三,关于受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差异性影响的语义误解问题。在许多情况下,人们都会下意识地以现代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来理解道家文献中的语义,这很容易导致判断成为误解。譬如,道家的“无”原本就有多种语义,是个内涵丰博的概念。在教育问题上,“无”往往是用来作比喻而不是用来说实在,如果认定是实在论的,那么道家深刻的思想就会变得十分荒唐。其实,道家由于超越不了以直觉表象为工具的思维方式,经常采用“喻”的表达方法来

阐述其已经领悟了的道理。道家所谓“有之以利、无之以用”就是比喻的体与用的关系，“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这同样是在比喻体与用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种体用关系的有与无，纳入教育行为或者学习行为范畴来解释，这大致是在比喻实质与形式、物质与功能的关系，或者用现代教育术语来说，这就是在说知识、技能与智力、素质的关系。“有”比喻的是现象的和具体的东西，“无”比喻的是直觉表象把握不到的和抽象、功能性质的东西。因此，论“无”只不过是说明无用之大用，无为之无不为的妙要道理。

这样，道家教育中的有无就可以是一对有普遍意义的范畴了。实质实科的博学多知虽有利巧，但只是借以获得能力素质之可“为用”的途径和手段。显性课程是有，隐蔽课程是无；心理的外化行为是有，心理的内部过程是无；表达或记载下来的言语文字材料是有，思想或思维运作着的方法论是无。所以，道家教育中的有与无之辨，非但不是一对颠倒因果的范畴，反而正是中国教育传统中的一对自觉超越的范畴。在当代思维教育论终于超越记忆教育论崛起的情况下，道家精神中素朴的有无之辨仿佛抖落了千载的蒙尘，焕发出夺目的智慧之光，潜隐教育中潜隐着的“无”，比之于“有”更灿烂。

三 道家教育的“非理性”的启示

就像人们从古希腊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中曾获得过洞悉道家哲学奥秘的钥匙一样，我们在近现代西方精神历程中，就非理性教育的兴衰、拓展与流变，寻到了理解道家教育的启示，也寻到了东西方非理性教育传统之间的相互诠释的机缘。道家哲学是

中国理性主义觉醒时期的创新体系,我们论道家教育的非理性启示,不免有些悖论的意味。因此,有必要首先指出,只是在超越时空绝对观念的相对范畴,仅就教育问题而言,研究其内在精神,我们所论的启示、机缘的文化界域才会稍稍有些宽松。

(一)浪漫自然主义的教育启示

卢梭的教育思想称得上是近现代西方教育思想史上较有典型性的“非理性”自然人文主义的一家,诚然,卢梭之非科技理性、反体制文化约束比之后来的存在主义,只能算是“非理性”与理性冲突的诗意的序幕,而卢梭的人性忧患意识和道德失落感叹还如同是小孩弄潮的少见多怪的惊唤。

卢梭重视自然适应,主张顺乎自然的教育,选择的是生成论而不是构成论的教育思路。他的“自然”与道家自然主义教育观的“自然”相通,不是西方哲学中与意识、思想对立的自然界,或者说,不是凭科技理性的人与之建立起改造、征服关系的自然,而是消极生成、与这个自然相顺应的“自然而然”。这正像道家原初意义上的生长、自然,也就是朴之道、素之道、朴与素的生长之道。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的自然就是这个意义范畴,庄子说的“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中的常然,与这个意义相近。常然指自然法则、宇宙自然界万事万物本身的生存法则,即不能勉强以规范约束、不能强制妄为的法则。庄子主张“无以人灭天”,是反对毁坏天然,也是与顺应自然相一致的教育观。由此可以认为,浪漫自然主义教育与道家教育是在跨越文化时空的隔离情况下坚持了同一个真理性命题:教育应遵循万事万物自然发展的规律。

卢梭的归自然说基本上应是个功能范畴,但他对这一范畴中价值失落的归因判断却步入了消极误区,所以抉择非理性,用以解脱道德和人性被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理性所吞噬的忧患。卢梭的

非理性抉择思路当时就曾受到伏尔泰的“不会再学习在地上爬行”的幽默批判,而自然适应功能论的抉择思路则在后来受到传统的约束性教育的尖锐诘难。如果伏尔泰的幽默不必当真,那么卢梭也未必真正要弃绝物质文明,他主要还是要摆脱自认是科技理性膨胀而引起的戕害人性、人际关系疏离、主体价值贬抑的困惑。那么,道家崇尚自然而主张返朴归真,又何必确认他们真正是要返回结绳记事的原始蒙昧,斥之为历史倒退,而不只是以激进言辞在表明超越性的教育抉择呢?

(二)存在主义的教育启示

尼采曾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先驱,他的非理性主张驾驭着打倒偶像、批判传统、重评一切价值的激进思想,一如划过理性长天的一颗锋芒咄咄的彗星。与尼采同时代的伏尔泰则以迥异的风格,冷静科学的态度建构着生的哲学和精神科学的教育学。后者的求索之路由斯普朗格、李特等人绵绵不绝地延续、拓展,形成与道家精神多有融合的、跨世纪的一脉非理性教育线索。尼采是冰,伏尔泰是水,它们共同浸润着唯理性主义的荒漠。

20世纪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战争,冷酷的战争不仅为轻松的儿童世纪涂上阴影,也对乐观自信的理性以无情嘲讽。存在主义就在战争之后的硝烟弥漫的废墟上觉醒。

存在主义在广阔界域里的兴衰与流变过程中潜隐地传播着它的教育思想,这颇有些道家教育的“有生于无”的意味,它几乎全方位地批判着现实理性教育的方方面面,却又没有产生出自己成型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课程建构、方法模式。但是存在主义从自我生成的基点上还是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教育思想:揭露人格异化、开辟非连续性教育领域、引进释义学方法、重视人际关系氛围、发现朴素与崇高的道德层次、拓展教育个性化和人化的方向。但是它强烈的唯自我、非理性、忽视连续性教育、低估学校教育及社会影响

价值、偏重伦理本体化的观点也给教育前途渲染了消极悲观的灰暗色调。存在主义毕竟是现代理性主义强大压抑下的产物，中国道家精神中见素抱朴的玄真与超越境界是它不可企及的。也难怪海德格尔曾赞叹说，幸亏道家时代的中国没有西方的“逻辑学”。

海德格尔坦率认为西方哲学解释不了道家奥妙，他在演讲中曾慎重地模拟汉语读音(Tao)来论“道”之远大。萨特与庄子都曾以乐观的形式掩饰悲观的内涵来讨论自由，但却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庄子那种逍遥环宇、潇洒天地间的超脱与放达的境界。当然存在主义与道家思想的启示的比较和比较的启示还是可以成立的。它们之间非理性的对象范畴之“异”完全能寻到超越层次上的“同”，而启示录，则可以从存在主义哲人论“道”中来挖掘。

存在主义集中了西方现代的精神困惑，它以反科技理性、反体制文化的观念和消极悲观的非理性心理体验编织成一个对世界秩序与逻辑的悖论体系。道家思想却是集中了东方古代的精神困惑，它是前科学时代的，即未曾遭受科技理性冲撞的“素朴”时代的思想。但是，道家思想毕竟也是以彼时的历史兴衰和“古今之道”为渊源。如《汉志·诸子略》所说“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就不只是见出道家隐君子以自隐无名为务的超脱，也见出他们虽跳出当时政治矛盾的漩涡，却还潜隐着对既存秩序与逻辑的批判、忧患与关切。因此说，存在主义与道家思想中的“非”是思路相通的，只是道家批判的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化道德体制文化的那种“理性”，在现代理性精神看来，反因简约素朴而纯净了。现代人论回归自然，原初的素朴是没有的，理想的回归也只能找见些现代人的“人化的自然。”因此，寻找内在精神相通性的启示，现代人的“存在”不足以释“道”，“道”却可以释“存在”。

这要归功于道家之“道”的“绝对”与道家视有形万物为“绝对的相对”的超越观点。尤其是庄子所论之“道”，是衍生万物的精神

实体，生天生地的宇宙本根，它无象无形而不可感知，却又运动不停而流传不止，是一种可领悟的精神存在。因此，尽管老庄论“道”往往呈现为诗性的概括，却毕竟说清楚了它是超越时空的。这一质朴相对论的大智慧的发现，便可帮助现代人诠释“存在”，道家之“道”与存在主义的“存在”也即沟通。就此，也可以相联系地认为，存在主义非理性精神的悲观消极层面与道家的柔弱颓废层面也相通，就深层的意义来说，这之中包括存在主义思想所隐蕴着的斗争和挣脱困惑的精神张力，以及道家思想所明白呈现着的胜刚强、无不为的坚韧精神。

值得重视的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对道家思想的高度评价，这无疑是种有说服力的启示。^① 比较地来看，黑格尔为确定哲学史的逻辑起点、建立思辩哲学体系，曾经说孔子只是表述了些常识性道德论，而道家思想才是真正的哲学，这种评价应归属“学科建构”范畴；而李约瑟博士也持扬道抑儒的观点，说儒家思想后来僵化为经院哲学的东西，说道家思想代表了人心渴望从整顿社会秩序回到自然界的沉思，这种评价是从自然科学发展的意义上提出来的。但海德格尔评价道家却仿佛是在表达心灵相通，比黑格尔和李约瑟的评价要更深重。海德格尔是位在哲学上目空一切的人物，激进地表示要回到苏格拉底以前的事实中去重建人类哲学。他在重建人类哲学的思路中，心悦诚服地认为只有老子哲学才是人类取之不尽的活水源泉。他从老子的思维和思想体系中“悟”出了“道”的深层涵义，坚持“道”即是“途径”，而“途径”不应再拓展至“说话”，仿佛弄清楚了“不言”、“可道非常道”的旨归，他认为“道”可能正是人类用理性、精神、意义、逻辑等词语想要表明的那种意思。可以认为，海德格尔至少已经深入到道家诗性语言所潜隐着的

① 参见郑湧《以海德格尔为参照点看老庄》，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